



科工委字802 2 0008518 0

044296

露 茜 行 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秘密的间谍网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1985.12.31	1986.1.31	1986.2.28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OPERATION LUCY

Most Secret Spy R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New York 1981

(内部发行)

露 茜 行 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秘密的间谍网

(英) 安东尼·里德 著
戴维·费希尔 著
刘 其 中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朝阳京辉印刷厂印刷

*

开本757×1092毫米1/32 印张8 $\frac{3}{4}$ 字数185,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5319·39 定价:1.30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年轻而又富于冒险的英国空军军官富特应英国秘密情报机关“Z”组织之聘，打入西班牙进步组织，取得了苏联情报组织的信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富特潜入“情报市场”——中立国瑞士，充任英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他受命将英国破译法西斯德国“哑谜机”所获得的超级机密传给莫斯科，倍受苏军情报部的垂青。但正如大多数双重间谍的下场一样，战后，苏、英情报机关都对他持怀疑态度。富特终因政治上失意和病魔缠身，于1956年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围绕着富特间谍生涯的沉沦，本书刻画了英国、苏联、瑞士和法西斯德国之间在秘密战线上的一场激烈、复杂、尖锐、曲折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国之间在瑞士的一个最秘密的谍报网的内幕。

但作者在书中着意美化邱吉尔，极力贬低斯大林同志，片面强调了情报对战场的指导作用，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目 录

引 子

上 部

第一章	物色间谍·····	(1)
第二章	双重间谍进入岗位·····	(15)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地图绘制专家·····	(29)
第四章	多拉, 艾丽克斯·艾伯特·····	(39)
第五章	结婚及去职·····	(52)
第六章	最后一个环节: 露茜·····	(68)
第七章	绝密情报源·····	(89)
插曲	情报市场·····	(107)

下 部

第八章	洛伦茨和劳拉·····	(117)
第九章	全力以赴·····	(123)
第十章	成功和失败·····	(143)
第十一章	转折点·····	(157)
第十二章	根据医生的命令·····	(176)
第十三章	“石墙不成牢·····”·····	(192)
第十四章	跳出油锅·····	(210)
第十五章	铁幕后面·····	(229)
尾声	·····	(240)
附录	富特关于他的密码的证词·····	(262)

引 子

苏联驻英国大使拒绝相信向他通报的情况。1941年6月12日，当他坐在英国外交大臣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安东尼·艾登和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头目维克托·卡文迪什一本廷克时，他只能坚持斯大林的观点：狡诈的英国人企图在俄国及其怪诞的盟友纳粹德国之间制造磨擦，以便自己来个金蝉脱壳。

在莫斯科，斯大林对朱可夫元帅说，“你看，他们就是这样试图利用德国人来吓唬我们，又利用苏联这个怪物来恐吓德国人，从而唆使我们互相争斗。”在斯大林看来，德国人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打仗是不可想象的。他确信，在除掉英国之前，俄国是不会受到进攻的。而在莫斯科，斯大林的话当然是真理。

卡文迪什一本廷克同伊万·梅斯基谈了足足二十分钟，告诉他这份情报来自最高级的情报来源，内容绝对可靠。但他的说项无济于事。德国人即将入侵苏联，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开始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命令。卡文迪什一本廷克说，入侵的日期可能有两个。但是，如果让他打赌，那么他就会把他们的赌注押在6月22日这一天。

梅斯基彬彬有礼地听着，但依旧不为所动。四月份以来，英国人以及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启示的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直在预言，德国将在那一天发动进攻。德国和波兰都在调动部队，但对这些调动，希特勒都进行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说，

波兰东部地处英国皇家空军的航程之外，能为他的部队提供良好的训练场地。

当邱吉尔听说斯大林不相信这份情报时，他指示说，在不透露“超级机密”来源的情况下，应继续努力，说服斯大林相信事实。甚至到6月21日下午，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还在劝说俄国人，他们次日将遭到进攻。但这一切都是枉然。邱吉尔后来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打破斯大林在他本人和可怕的事实之间建立起来的愚蠢的偏见和固执的观念。”这个俄国独裁者走得太远了，甚至他命令说凡再预言德国进攻者应予惩处！事实上，有一个曾穿过前线把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带回苏联的间谍被处决了。

邱吉尔知道，他必须寻找其它途径，以便把英国日后不断得到的关于东部战线的情报传递过去。为了粉碎纳粹的威胁，必须把情报告诉俄国人，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卫。他把斯图尔特·孟席斯找了来，后者自1939年以来一直是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孟席斯听取了首相对问题的看法：英国从最机密的来源获得的情报必须转达给莫斯科，要使多疑的斯大林相信情报绝对可靠，而同时又能掩饰并保护情报的来源。

孟席斯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有好几个，但他认为，最好的方案应在欧洲，在中立的瑞士。他把秘密情报局副局长克劳德·丹西找了来，丹西一直把瑞士看做是自己的私人领地。说来也巧，丹西在那里正有一个再理想不过的现成的人选。

上 部

第一章 物色间谍

弗雷德·科普曼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这间房间位于坐落在刘易斯汉市克莱伦顿山的一家公寓大楼的底层。时值1947年盛夏，8月份的一个炎热的夜晚。科普曼拿起了话筒，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对方的声音有些唐突。

“我在柏林，”那声音说。“你认识一个叫艾伦·富特的人吗？”

“当然认识，”科普曼答道。“他怎么样？”

然而，没有回答。电话早挂断了。几个小时后，电话铃又响了。依旧是那个男人的声音。“我们现在在伦敦。我将带艾伦·富特来看你。马上就来。”

“怎么，现在？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科普曼问。“我很想见到老艾伦，可是……”这时，他发现自己又在同已经挂断了的电话讲话。于是，他耸了耸肩，把话筒挂好，然后倒了杯茶，穿好了衣服。

一小时后，有人在敲科普曼家的旁门。开门以后，他看见了自己的老朋友，身边站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保安局——M15——的人，一边一个。这时，站在前面的那个人向前迈了一步，说话了，他的声音跟弗雷德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个声音一样。

“弗雷德·科普曼先生，你认得出这个人吗？”

“是的，我当然认得出。他是艾伦·富特。艾伦，里边来！喝杯酒，要不，喝杯茶，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富特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头发卷曲，顶部已经开始变稀了。他冲着自己的老朋友笑了笑，又往前跨了一步。但是，保安局的那个人却抢在了前面。

“你们可以谈半个小时，”他告诉科普曼说。“再后，你们就只好道别了。”

科普曼回忆说，那人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当他说“道别”时，他的意思一点都不含糊。科普曼只能谈三十分钟，在那之后，他就不能指望再同富特接触，富特也不能再同他接触。富特遇到了什么麻烦吗？他被捕了吗？如果已经被捕，为什么又把他带到这里来？而且在这么个可怕的深夜？为什么没把他关进监牢里？他在柏林都做什么来着？看上去他十分疲倦，但却安然自信，很有把握，全然不象受到了什么威胁。

弗雷多·科普曼上一次见到艾伦·富特是在1938年。自那以后，他就再未见到过、也再未听说过关于他这位从前的伙伴的任何事情，尽管1942年有人要他物色一个人去南斯拉夫从事危险的秘密工作时，他曾推荐过富特。那次建议很叫人高兴，但却晚了几个年头，因为当时艾伦·富特已忙于其它事务——他当时在那恬静的刘易斯汉寓所里这样告诉科普曼说。

弗雷德·科普曼的一生也饶有趣味，经历了各种不同风风雨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生在萨福克的一个工人家庭里，父亲叫巴纳都，是一名医生。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科普曼在萨福克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后来，他作为一名少年水手参加了皇家海军；不久，在赢得了海军轻重量级拳击冠军后，他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再后，因为参加过领导茵沃戈登之兵变，他的名气又有了提高。从海军退役后，他作过码头装配工，又当过钢架安装工，继而又在建筑工程师工

会里出了名。以后，他又在南方做过全国失业工人工会的组织工作，并组织、领导过反饥饿游行。为此，他曾五次被捕。1936年，他应共产党书记哈利·波立特的要求，到英国各地旅行，招募支援西班牙内战的志愿人员。他招募了大约五百人，帮助把这些人运到了法国，带领他们翻过了比利牛斯山、进入了那场冲突，并当上了英国营的营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民防的积极组织者。而现在，在1947年，他又一次供职于建筑工程师工会，并准备在下次大选时竞选国会议员。他的经历的确十分丰富多彩，但是，富特的生涯却要更胜一筹。

亚历山大·艾伦·富特于1905年4月13日出生在利物浦郊区柯克戴尔镇罗克利大街七号。事实上，他本来是在爱尔兰出生的，只是因为他父亲威廉的另一个养鸡场破了产，他们家才又迁回了英格兰。老富特夫妇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以后他们又得了三个丫头，最小的一个比富特小整整十七岁。这个家庭并不幸福。生意总是大起大落，它们不稳定就象威廉·富特的脾气，没有什么征候，就突然大发一通。

艾伦出世后不久，他们家就搬到了南约克郡顿卡斯特附近阿姆特普的一个家禽场，并在那里住了下来。钱总是不够花。孩子们都到附近的学校念书，十四岁上还没有拿到文凭就辍学。威廉结婚时认为自己是低就了，因此经常鄙视自己的妻子梅·富特。孩子们嘲笑她，故意模仿她的口音，他也不管。威廉对孩子们的态度——在他们小的时候他还有点喜欢——也没有改善这种不愉快的家庭气氛。对他的儿子，他从一开始就感到讨厌。他从未喜欢过艾伦，既使在他小的时候也一样——可能是他从这个孩子的性格上看到了过多的自己

的倔强意志及同样粗暴的脾气的影子，尽管艾伦能较好地控制自己，受到挑衅时也能够忍耐一段较长的时间才最终爆发。

艾伦孩提时期最好的朋友是本地一个牧师的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成人，这场大战对他们自然不无影响。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装扮间谍成了艾伦·富特少年时期最喜欢的游戏，他总爱说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间谍！

这个志向一直到很久以后方才实现。他十五岁时离家，到曼彻斯特一家玉米商那里工作，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在玉米商那里，他一直呆了十五年，最后因经理离去，他接手继续经营下去。艾伦·富特使生意度过了大萧条的最困难时期。但到1935年，却终未躲过厄运而破了产。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失业了。

他四处探寻，希望能找到既安全又能冒险的机会。7月21日，他加入了皇家空军。通过了基础训练后，他被选做机身修理工。

艾伦·富特的空军生涯十分短暂。他先被派驻肯特郡的曼斯顿，军阶升到了一等兵。但他的朝气、机敏和应变能力不久就显露了出来。也许他曾表示愿意执行特殊任务，也许私下有人曾寻问过，问他是否对到其它地方干其它工作有兴趣。但不管出于哪种情况，他于1936年秋天离开了皇家空军，准备出国。

动身之前，他去看望他的妹妹玛格丽特。他说他要到法国去，可能短时间内不能再见到她。这使玛格丽特惊诧不已。

“你可不能就这样离开空军，”她告诉他说。“那等于开小差。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有自由。如果作为开小差的人出走国外，你将再也不能回国。他们会逮捕你、让你坐牢

的。”

富特自信地笑了笑。“不必担心。一切都会有人照料的。我很安全。他们不会碰我，也不会伤害我。”

正如富特所言，他丝毫也未表露出有任何令人担心的迹象。他从不躲避警察，民警、军警也一样；他使用自己的名字公开活动。没有人找过他，也没有人打听过他。正象他对他妹妹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有人照料。以后，他又去伦敦做过几次神秘的旅行。这些事他从未向妹妹解释过。尔后，他就动身去法国。1936年12月23日，富特在皇家空军里的档案正式被封存。封存时，有人加了一句暧昧不明、很不寻常的话：“非法离职，解除现役。”没有提及开小差的事情，也没有迹象表明皇家空军可能乐于把他开除。他以前的表现一直堪称模范，他从未滋事生非。为了训练他从事一种价值很高的技术性工作，人们曾在他身上花了很多钱。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现役军人开小差，他的档案在逮捕、审讯、判刑之前是不会封存的，有时这种情况要持续到当事人死亡时为止。个别情况下，为了庆祝某些特别事件，如加冕礼或狂欢节，国王将向叛逃的人颁布大赦令。否则，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将一直生活在被捕和入狱的恐惧之中；在战争时期，情况还会更糟糕些。

然而，艾伦·富特却自由自在地东游西逛。正象他所说的那样，上面有人在照料他的一切。但是，他自由吗？他不是走入了一种比皇家空军的约束更加严酷的环境呢？

富特应征参加的组织并非是在传奇人物、海军上将休·“奎克斯”·辛克莱控制下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而是一个奇特的、半官方半私人的、曾经名噪一时的机构“Z组织。”组建

这个机构旨在与官方的秘密情报局在欧洲的情报网平行地开展活动。它的大部分工作至今仍然是个谜。它的工作人员现在没有任何档案可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档案里没有关于艾伦·富特的记载。

发起并领导这一特别机构的是秘密情报局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克劳德·爱德华·马乔尔班克斯·丹西中校。丹西生于1876年，他是马塔贝尔战争中的一个老战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地方自卫队的军官，负责在法国的谍报工作。战后一段短时间里，他到美国开办了一家英国式的乡村俱乐部，向富有的美国人提供已被遗忘的英格兰绅士风格的服务。俱乐部后来倒闭了，但当丹西回到英格兰及秘密情报局后，那段经历却为他日后的工作提供了许多有影响的联系。

丹西并不是个深孚众望的人，他激烈地反对知识分子，并发誓不雇用大学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大学生们进入谍报界后，这种厌恶情绪得到了猛烈的回报。其中有个最有名的大学生曾以尖刻——如果不是书生气——的语言把丹西说成是“臭狗屎，根本就不称职”。绝大多数跟丹西在业务上有过接触的人都赞同这种说法。但是，也有象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廷克那样的持相反意见的人，他把丹西描述为“一个机敏的老鸦，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相当不错”。

毋庸置疑，丹西肯定有其迷人之处，因为在上层他确有许多朋友。他一直相信走上层路线的重要，并结交了不少政治家及有权势的商人。他的深交之一是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丹西很可能是在美国经营乡村俱乐部时与科达认识的，因为那时科达正好在好莱坞。科达的电影事业使他结识了各式各样的男人和女人——使他感到自豪和快活的是，有

一个时期，三个英国首相的儿子（安东尼·阿斯奎思、伦道夫·邱吉尔和奥利弗·鲍德温）同时为他工作，实际上他还在1935年雇请过温斯顿·邱吉尔写过剧本。他还可随意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且又不会引起怀疑——除了他的合法的职业活动外，这是他为丹西进行情报活动的天衣无缝的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么个有名的电影制片人来说，他获得爵士地位的原因竟主要是他为丹西和英国情报机关所做的工作。而丹西也因此当上了科达的伦敦电影公司的导演。

科达最经常、最按时去的地方之一是瑞士的苏黎世，而这个城市也正是丹西在欧洲的大本营。在瑞士还有丹西的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范尼”·范登·霍伊维尔的得力助手。霍伊维尔是个信奉天主教的伯爵，曾经当过伊诺水果盐业公司的经理。一直干到该公司于1935年初被一家加拿大公司——哈罗德·F·瑞奇有限公司——接管时为止。范登·霍伊维尔身材修长，对人彬彬有礼，看上去象是一位每个人心目中理想的、尽善尽美的旧式外交家。无论在穿着还是在礼仪方面，他都无懈可击，尽管马尔科姆和基蒂·玛格里奇曾风趣地回忆说，他身着雅致的早礼服，足登紫红色的鞋罩，多少给人一种有意粉饰自己之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谍报人员的另一个幸存者。尽管他的名字是从佛兰芒祖先那里演化来的，但他是一个同瑞士有着多方面联系的英国人。他在伯尔尼受过教育，念的是一所公立英语学校，能讲一口纯正的伯尔尼话；伯尔尼话是瑞士的一种德语方言，这种方言对德国人来说是如此之怪腔怪调、晦涩难懂，以后在纳粹政权的鼎盛时期，至少有一个瑞士青年可以在柏林的一辆挤满乘客的电车上，以其最大的嗓门表达他对希特勒的

看法！

丹西于三十年代去瑞士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都是秘密情报局里的高级人士说出来的。一种说法是，丹西重新钻进秘密情报局后卷入了一场金钱丑闻，被海军上将辛克莱赶出了伦敦，流放到了欧洲。在欧洲大陆，他未经秘密情报局的正式批准就用该局的资金建立了自己的私人间谍网，并寻找机会经营自己的权力基地。另一种说法是，他是辛克莱要到秘密情报局来的，他负有在欧洲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组织的特殊使命。这个组织同官方的秘密情报局无明显的联系。一旦英国被打败或被摧毁，或在官方的间谍网被破获时，它还可以继续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用某种丑闻使丹西的名声受损、使其有一种被送往欧洲的借口，显然是必要的。

但不管真正原因是什么，丹西反正已经建立起了他的Z组织。在其初创时期，它的主要敌人看上去似乎是来自国际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赤色威胁”，其活动也多与同这种威胁进行斗争有关。未过多久，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就上升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但是，共产主义依旧居于首位，甚至在苏俄于1941年成了英国不情愿的盟国以后，情况也还是这样。英国官方对这个新联盟的反应是由温斯顿·邱吉尔简明地阐述出来的——就象他一向能简明地阐明问题一样。有一次，他曾对他的私人秘书说：“如果希特勒进犯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里替魔鬼说几句话。”

就是这个组织——当时他正同时从左派和右派里物色成员——于1936年在皇家空军曼斯顿基地那个三十一岁的机身修理工身上看到了招募的可能。对富特来说，丹西提供的条件是实现自己少时梦想的绝好机会。现在，他已三十出头，深知宝贵时间流逝的含义。如果他能找到冒险的机会，行动

自应从速。但是，这样的机会到哪里去找？怎么去找？皇家空军业已证明是一个令人十分失望的去处。在西班牙，一场可以提供激动人心的事业和行动机会的冲突已经开始。然而，他都已经报名参加了正规的空军部队。

对Z组织来说，艾伦·富特是个理想的人物。他是“清白的”。就是说，他从未以任何身份为秘密情报局工作过。他不关心政治，尽管在曼彻斯特他曾参加过几次左翼组织的公众集会。他既不是军官，也不是知识分子，而且说话还带有英格兰北部人的口音。他的简历上没有任何对他不利的东西。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给他某种可以为他带来好处的工作。还有比西班牙内战更好的机会吗？它将向他提供那种他所追求的、令人激动的事业。与此同时，它还能帮助他在左派中确立真正左派的形象——毕竟他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并使他有可能遇到来自英国或来自俄国的适当的政治委员，或者可以引起这些人的注意。此外，为了完成那幅图画，他将会被人看作是皇家空军的一个逃兵。

控制其它国家间谍网的传统方法有二。其一是找到这样的间谍，并进行策反；另一种方法是让自己的间谍打入那个国家的间谍网。鉴于策反过来的间谍不可能给予完全的信任，那么这第二种方法就更令人满意一些。但是，内中的问题也还很多。这种间谍使用的证件必须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Z组织现在已经物色到了这样一个人。

弗雷德·科普曼最早是在1936年年底在西班牙认识艾伦·富特的。那时，科普曼已从机枪连连长晋升为第15国际旅英国营的营长。该营当时正在时运不济的贾拉玛前线作战，不仅伤亡严重，而且一直供应短缺。

有一天，在后方公路的一个叉路口上，科普曼碰上了一

辆牛车，当时他正忙着为自己的部队组织运送武器、弹药和食物。他回忆说，车上有许多酒，有十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法国人，还有一个头脑冷静、身材匀称、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艾伦·富特。富特告诉科普曼说，他已被分配到了英国营，在司令部任参谋，是从皇家空军开小差出来的，以前是下士。

对科普曼来说，这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曾在英国军队服过役的消息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说明他至少有一些军事纪律的常识，而其他志愿人员是难以具备这种常识的。听说，或据他自己说，他还是个军士，这就象是天赐的一样。科普曼很高兴地把他带回了部队，并把他安排到了适合他情况的岗位上。

此后不久，富特还显示出了另一种品质——勇敢。这种品质给科普曼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当科普曼和一个受伤的同志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在一条浅壕里的时候，富特留了下来监视着敌人的阵地，并不顾个人的危险，全力进行支援。由于他的帮助，科普曼最后终于安全地离开了战壕。他说，他当时就做出了决定，说富特是个适合留在自己身边的好战士。因此，他指定富特为自己开车。据富特自己说，他在营里担任运输军官的工作，只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可靠”尚未得到证实才没有给予军官地位。但不管那一种说法正确，他的工作都是运送补给品和人员，尽管富特自己把它说得更神气一些。

在那以后的十八个月里，科普曼走到哪里，富特就跟到哪里。他成了非正式的后勤军官，成了“找寻”物品——包括营长睡觉的那张再好不过的床——的专家。不管科普曼在哪里，甚至是在密集的火力的下，只要需要，床就出现在他的面